

民國四大美人 (中)

萬 墨 林

——滬上往事之十九

數羣芳譜紅塵往事

曾經有人說過：「近世才女，王吉第一」的話，似乎有嫌誇張，然而，若謂在距今三四十年前，「黑貓舞后」、「亂世佳人」、「黑衣黨黨魁」王吉是歡場女子中的佼佼者，多才多藝，風華曠代，則不失為持平之論了。國大代表、湖北籍的名作家劉鄂公（家麟）先生，寫過一部「中國現代名女人別記」，分為巾幗鬥士、國民外交、社教學人、文藝作家、賢妻良母、工商才人、創造之光、電影彗星、國劇精華、歌壇奇葩、聲樂舞蹈、女中雋傑、舞戲擷英、風塵奇女，一共是十四欄，列舉成名之女子，一人寫她一小段。劉先生將王吉列為「舞戲擷英」的第一位，排名且在下列十四位「舞戲擷英」之上。這十四位「舞戲擷英」係為管敏莉（抗戰勝利後膺選上海跳舞皇后）、俞雪莉（二十年前紅遍上海舞樹，曾為四川財神、前經濟部長、現四川同鄉會理事長劉航琛之夫人，來台後竟告此離，名女星，鳳鳴電影公司

女老闆，大明星楊羣之妻俞鳳至，便是俞雪莉的掌珠）、夏丹維（上海陷日時期，七十六號僑特工組織行動組組長夏仲鳴之女，紅得發紫的舞星）、王韻梅（曾由四川軍長范紹增哈兒大捧特捧，勝利後紅遍半天，在「上海小姐」競選中睨視羣「雌」，膺選上海「大小姐」）、謝家驊（上海金融實業巨子謝筱初的千金，顏料大王之子榮梅華的下堂妻，演過「滿城風雨」、「新女性」、「姐己」等十幾部電影，膺選過「上海二小姐」）、高梅影（台灣第一位「歌后」、金門三軍將士曾將前線一高地命名「梅影峯」）、俞雪影（大陸變色後在香港貨腰紅得發紫，有「小霸王」之綽號）、白玉霜（蹦蹦戲名角，走紅黃河長江南北歷二十年，有「評戲皇后」之譽，民國二十四年秋季，在漢口法租界演出時，曾以一齣「馬寡婦開店」連滿二十場，尙且有欲罷不能之勢。演出於天津時尤遭市長袁良以表演過份猥褻，下令停演，並驅逐出境，造成轟動一時的「花邊新聞。」）古寒（以四川內江人而成爲越劇名

伶，曾在台灣各地演出大爲走红，又因爲演了一部「越劇皇后」電影，身爲主角，遂有「越劇皇后」之名，又有「病美人」的綽號）、張茜西（曾被台北某報稱爲「話劇明星」，成了史無前例的創聞，尤以與名小生藍天虹鬧婚變，使她名氣越發響亮）、洪明麗（得過電影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自台語圈躍入國語圈，再躍上螢光幕，主演過不少好戲。尤其是藍天虹——張茜西——洪明麗，和洪明麗——藍天虹——萬山，兩次重大婚變案中的主角，核心人物，她一嫁藍天虹，使藍張脫輻，再嫁萬山，於是藍天虹堂而皇之另結新歡，兩次婚變案令她成爲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女星）、莊雪芳（福建泉州人，十四歲登台獻歌，十九歲組織「莊雪芳馬戲團」遠征菲律賓，旋又成立「莊氏影業公司」，大量生產廈語影片，民國四十七年她所主演的「歌女白蘭花」，躍登全台影片寶座第三位，創下了廈語片的一大奇跡。台灣影劇界咸稱她爲「人緣最佳明星」）、北平李麗（歷久不衰的名女人、交際花代表人物，從抗戰時

期紅到寶島定居，還曾寫過一部挺暢銷的書：「紅粉誤我三十年」，藍妮(姣美艷麗，早就戴上過「名女人皇冠」，一度曾為某公之「做眷」)、崔冰(曾經主演「良宵驚魂」電影，以及話劇「楊貴妃」、「鄭成功」、「花木蘭」、「紅樓夢」。又曾涉及推事高嵩納賄一案，由於台北各報發表了高嵩之間的情書，使崔冰在報端公開抗議，自稱送遭婚姻打擊，甘為束身受薪自立謀生之婦女，不堪再受心理刺激，引起許多人士的同情，乃有「退職夫人」之稱)。

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事變以前，正是所謂東南的黃金時代，黃浦灘上、春申江畔，整日裡歌舞昇平，急管繁絃。民國四大美人相繼脫穎而出，「黑貓皇后」王吉，尤其是在大紅大紫的巔峯狀態。由於她身為舞國皇后，拜倒於石榴裙下的人士不知凡幾，閱人既多，交游日益廣闊，加上她聰穎好學，詩詞字畫，吹彈歌唱，乃至新的舞藝她一概過目不忘，一學即會。在這種生活環境之中，反倒使她的學習機會比較一般的女孩子，多過不知若干倍。

能詩善畫熱中崑曲

經由傾倒者的安排，一名舞女「黑貓皇后」王吉，居然成了滬上名家符鐵年的高足之一，王吉跟符鐵年學詩，學畫，都有很好的造詣，而且一經指點，進步神速。使符鐵年都為之欣喜不置。王吉盡得符鐵年的衣鉢真傳，她畫紅梅尤有獨到之處，幾幾乎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，能夠將一株株的紅梅畫得維妙維肖，奇趣橫生，也能自

己題幾句詩落一個款，她便在她的香閣裏關一間畫室，買齊了上品的筆墨紙硯，每天抽一點空，揮毫作畫以娛佳賓。王吉不是無錫小崑山人嗎？因此，她便取了一個既香艷而又很雅致的號：自署「雪浪山人」。因為小崑山又名雪浪山，山頂有雪浪庵，是宋朝蔣重珍的讀書處，時今還有一座蔣子閣，登臨閣上，可以遠眺太湖的三萬六千頃煙波，一向是無錫的遊覽勝地。

一個名舞女能詩善畫，不時的有作品分贈友好，還有「雪浪山人」這麼雅而且艷的別字，王吉就憑這一手，不但在三四十年前可以大出鋒頭，引人艷羨，即使在今天，亦何嘗不可以說是冠絕羣芳，獨步舞國呢？

然而，小妮子冰雪聰明，有決心擴充她的人生領域，藝術境界，但凡是她所能學得到的，她就不會輕易放過。崑曲，本來指的是用江蘇崑山腔所唱的歌曲而言，它的起源，係在明朝嘉靖、隆慶年間，崑山出了個能够變音轉腔的魏良輔，他將弋陽、海鹽的舊腔，改成了崑曲來唱。再由擅於製作詞曲的崑山人梁辰魚，替他編了一齣「浣紗記」，從此以後，崑曲又有了樂器伴奏，舞台演出。流行越來越廣，浸假取北詞而代之，例如沈德符著的「顧曲新言」便說：

「自吳人重南曲，皆祖崑山魏良輔，而北詞幾廢。」

可是，到了民國年間，平劇越來越盛，崑曲漸趨沒落，名小生俞振飛的父親俞粟廬，却是當年崑曲的泰斗，他為了振興崑曲，特地去跟滬上工商巨子穆藕初(湘珩)打商量，設立一個崑曲

傳習所，穆藕初對於崑曲也極有興趣，而且造詣頗深。老上海對於他，乃有「莫老爺」之稱。他一聽到俞粟廬的建議，立表贊成，很快的又找到了兩位有力的贊助人。

這兩位贊助人，便是崑曲世家，吳興人徐凌雲，和他的兩個兒子，徐韶九、徐子權。徐家祖籍吳興，先世以絲業起家，發了大財，便由徐凌雲的尊翁，捐了一個候補道，在上海康瑤脫路建了一座水木清華的花園，除了設有池沼石船，還設有戲台，規模和清宮裏的不相上下。整座花園尤可與蘇州的留園媲美。

這一位既有錢，又會享福的徐老太爺，結局却是很不幸的，居然會從自備馬車裏，一個仆斗摔出來，就此送掉了性命。他的幾個兒子，唯有徐凌雲精於聲律，尤工崑曲，他是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無一不能，無一不精，稱得上是海內獨步，舉世無雙。連俞粟廬、俞振飛父子都受益於他不淺。

影響所及，徐凌雲的兩位令郎，徐韶九、徐子權，也都成了崑曲的名票。徐凌雲父子三人和俞粟廬、俞振飛俱以復興崑曲為職志，俞粟廬又獲得穆藕初的概允協助，於是三方面志同道合，通力合作。便由徐氏父子供給場地，穆藕初集資設，一個空前未有的崑曲傳習所，就此在徐園成立了。

但是，這個崑曲傳習所，却只辦了一期，便因為穆藕初入川，俞粟廬作古，徐園也漸漸的闕為市廛，於焉宣告結束。謂之為崑曲的迴光返照，似乎也不為過。所幸的是，就在這一期傳習之

中，仍還是出了不少傑出的人才，例如官生顧傳珍、巾生周傳瑛、老生鄭傳鑑、旦角朱傳茗、貼角張傳芳、淨角王傳淞、丑角倪傳鏡、武丑華傳浩，他們都以「傳」字為班輩。

徐園崑曲傳習所人去樓空，風流雲散。不過這同一期的師兄弟，却能緊密的團結起來，他們組成了一個「仙霓社」，由中央大學名教授，名詩人吳瞿安(梅)主持，以師兄弟為班底，在上海城隍廟裏的「小世界」戲院經常演出。

火山孝子輩金如山

令人扼腕的是，陽春白雪，曲高和寡，真正能够欣賞崑曲演出的觀眾畢竟不多。因此，「仙霓社」的票房也就有如江河之日下，到了賠累不堪，無法維持的地步。在「小世界」維持不下去，便換一家小一些的戲院，如此這般每下愈況，等而降之。從小世界而東方旅社(後來改成了東方書場)，而大世界劇場，觀眾越來越少，票房越來越差，其結果則是曲終人散，不復可聞。師兄弟們大都改了行，只剩下張傳芳、鄭傳鑑、朱傳茗三個人，以授人崑曲維生。

不知是因為心血來潮，還是真正的愛好，黑猫王吉，對於崑曲一道，居然興趣異常的濃厚。「仙霓社」演唱時期，座中客寥寥可數，而且大都是白髮蒼蒼的老名士，人手一本木刻大字曲本，瞑目端坐，擊節欣賞。就只有瞞瞞之中一點紅，艷光四射，黑衣紅縵的四大美人之一王吉，也夾在其中細細玩味，字字揣摩。當「仙霓社」一旦解散了，她又央人重金禮聘張傳芳等，担任她

的專門教席。孜孜矻矻，終始不懈，蒼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使王吉在崑曲方面，大大的出了名。民國以降的崑曲界，也由而綻放一朵奇花。

大凡抗戰勝利前後，以擅長崑曲而享盛譽的，男的就數名小生翕振飛，女的赫然竟是上海舞國皇后「黑猫」王吉。

王吉之於崑曲，可謂演唱俱佳，成就還在乃師之上。而且，就由於她的崑曲根基，紮得太好，使她在改學平劇的時候，尤能得心應口，進步一日千里。小妮子居然胆敢跟伶王梅蘭芳攜手合作，同台合演「遊園驚夢」，這一下真把黑猫王吉，捧上了三十三天。可是，王吉的幸運還在後面呢。

一齣「遊園驚夢」演完，鼓掌如雷，采聲不歇，那真是轟動了黃浦灘，轟動了大東南，轟動了全中國。尤其，伶王梅蘭芳還在演出以後，鄭重其事，毫不保留的向各界表示：

「唱遊園驚夢，我比王女士差得遠了。」
有了伶王梅蘭芳這一句稱讚的話，黑猫王吉自此「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」，她竟然博得了一個「女梅蘭芳」的美名。「女梅蘭芳」隨着男梅蘭芳不脛而走，她是舉國皆知的人物了。

前些年，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為梅蘭芳所寫的「從伶四十年」。在那本書裏面，就有黑猫王吉與梅蘭芳合攝的一幀劇照。由這一張照片，也可以想見梅蘭芳對「遊園驚夢」那次演出的重視。

黑猫王吉成為全上海首屈一指，紅得發紫的貨腰女郎，她有傾倒衆生的色與藝，在她週圍，當然也就會有不計其數的追逐者，上起富商巨賈

，下迄青年學生，各式各樣的「火山孝子」，誰不在窺伺她的顏色，想盡方法去奉承巴結？四週阿諛討好的男子，多如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天長日久，習以為常，就難免助長王吉的驕氣，多一半仗着她的聰明機智，儘够把那般色迷迷、暈淘淘的「火山孝子」玩弄於股掌之上，因此，但凡王吉坐椅子，必定是圍起一大堆人，像一羣烏鴉捧隻鳳凰似的，把她高高在上的捧着。陪起笑臉，聽由她忽喜忽嗔，調笑謔浪。那個要是斗胆出語不慎觸犯了她的，王吉會得立刻報以顏色；——用她塗了蔻丹的指尖十指，抓得他臉上，手上一條條的紅痕。

在這般「淫威」之下，難怪王吉的那些舞客，對她又愛又怕，又是怕煞了。

不論登金如山，抑或量珠而聘，甚至傾家蕩產的力圖報效。王吉對她的那一大堆「火山孝子」，簡直全不看在眼里裏，絲毫也無興趣。當她開始情有所鍾，陷入初戀，幾乎一開頭就洋溢着羅曼蒂克意味，她的戀愛，也是一齣賺人熱淚的悲喜劇。

黑猫皇后初戀鏡頭

在上海兆豐公園對面，有一家歷史悠久，招牌響亮的夜花園——「惠而康」，惠而康最出名的一道菜是炸鷄。年年入夏，金烏西墜，便有雙雙對對的高級仕女，時髦人士相偕來到，乘清風徐來，在露天餐廳裏一面乘涼，一面用筵，此外還有一層令人耳目一新，心曠神怡的享受。那便是黑猫舞廳每逢夏季，就在惠而康的緊隔壁設露

天舞廳，而黑貓舞廳的音樂一向又是最新穎，而且最動聽的。

江蘇吳縣人嚴孟繁，當過一任財政廳長，但他一仍書生本色，不善積聚，僅祇在故都北平擁有房子一幢，書畫數箱，全部財產，如此而已。

嚴孟繁的公子嚴雋培，却是早年的法國留學生，專攻油畫，很有才華，端的是一位學兼中西，翩翩濁世的佳公子。他住在上海，生活倒還優裕，備有一部私家包車，自己駕駛。他為人相當的忠厚拘謹，是法國留學生，一位藝術家，但却全沒沾上洋習氣，就外表上看來，也少有藝術家的特殊氣質。他在上海沒有女朋友，經常喜歡獨自駕車出遊。

那一天，嚴雋培驅車往遊兆豐公園，走了一圈，覺得有點累了，便信步走到對面，挑了一副清淨點的座位，要了一杯咖啡。

時當夕陽西下，西方天際一抹抹五彩斑斕的晚霞。嚴雋培正安然坐着休息，欣賞四週圍的景色，轟的，他聽到一陣吃吃的笑聲。

向笑聲來自的方向一望，嚴雋培看到一幕頗堪入畫的奇景。有一位嬌艷如花的少女，穿一襲黑衣，坐在綠樹蔭裏，碧草茵茵上。在她面前却放了許多杯盤碗筷，她正據地大嚼。

嚴雋培被這一個動人的畫面所吸引，他不自覺的離身起立，走下幾步台階。他終於走近那位黑衣少女了，兩人打了個照面，他看清楚了她是在獨自一人進餐，所吃的食物還很不在少。當時她正手執一根雞腿，在往她的櫻桃小口裏塞。

黑衣少女一抬眼看見了嚴雋培，她落落大方的向他嫣然一笑，啓齒問道：

「是不是你也餓了？」

嚴雋培沒想到她會有此一問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唯有格格難吐的說：

「我……我，呃……」

詎料那位少女竟會再一次的邀請他道：

「餓了你就坐下，也來吃一點，反正這些東西我是絕對吃不完的。」

嚴雋培終於掙出一句話來了，他報她以一笑，帶幾分不安的答道：

「那豈不是太冒昧了？」

「來，請坐。」

「謝謝。」受到她坦率豪放，天真無邪的感染，嚴雋培在她的對面坐下。

「坐下來就吃呀，」那位少女殷勤的在招待着他：「萍水相逢，讓我做個小東，這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那麼，我就謝謝了。」

少女却在由衷的說道：

「要是夠，我再去叫。」

嚴雋培忙不迭的說：

「夠，儘够了。」接過少女奉上一隻雞腿，嚴雋培也在津津有味吃起來。

兩人保持了一段時間的沉默，都在啃着雞腿，只是在偶或之間，抬起來互望一瞥。

又是那位少女先開口問：

「你是一個人來的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到惠而康吃晚飯？」

「不，我只叫了一杯咖啡。」

「那你本來準備回家吃飯的？」

「不不不，我一個人住在上海，通常都在外面吃。」

「貴姓？」

「嚴，我叫嚴雋培。」

「在上海讀書？」

嚴雋培苑爾的笑了，他搖搖頭說：

「我剛從法國回來。」

那少女肅然起敬的說：

「哦，原來你是留學生。」

「也沒什麼，」嚴雋培自謙的說：「我不過是到法國去住了幾年，學畫畫。」

少女驚喜交集，幾乎是嚷嚷了起來說：

「哈！你是畫家，你畫什麼？」

「油畫。」

略微帶點失望，少女淡淡的一笑說：

「哦，那太高深了。」

嚴雋培試探的問：

「小姐，聽你的口氣，好像妳對畫畫也有興趣？」

「那裏，我不過是閒來無事，信手塗抹幾筆而已，那能跟你們畫家比？」

「小姐，妳畫什麼呢？」

「我畫國畫，只會畫畫花卉。」

「貴姓是——？」

一聽對方問她貴姓，那位少女便面有得色，帶點自負的意味答道：

棒打鴛鴦勞燕分飛

然而，舞后王吉却再也無從想像，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指天矢日，願為忠誠不二之臣。偏就這位她自己一看上去，便頗具好感的嚴雋培，不知道她是誰？因此，他只是彬彬有禮的回應了一聲：

「哦，王小姐！」

王吉非常失望，恰好這時黑貓露天舞廳的樂聲響起，她乘此機會站了起來，望着隨同起立的嚴雋培，淡淡的一笑說：

「對不起，我要走了。這裏的東西，我已經付過了賬，一會兒，自有僕歐來收拾。」

「謝謝妳，王小姐！」

嚴雋培眼睜睜的，望着王吉翩若鶯鴻的離去，既沒有約好下次如何見面，幾時再通款曲？他如夢如痴的佇立久久，又惘然的回到座上。很顯然的，王吉已經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在少年男子的心頭，那是很難拂拭得開的。因此，嚴雋培幾於每天都到惠而康，希望能有一天，再遇見那位美得出奇，既天真而又洒脱的女郎。他的願望很快的便宣告實現了，而且，雙方就由於幾度邂逅，情不由己的墜入了情網。

對於嚴雋培、王吉雙方方面來說，這都是他們最足珍貴的初戀，嚴雋培曉得了王吉是一位貨真價實的女郎，他並不賤視她的這一份行業。同時也獲悉她「貴」為黑貓皇后，是許許多多歡場豪客，火山孝子羣相追逐的對象，却是自己也毫無自愧不

如的感覺。他們的初戀和一般青年男女並無二致，純粹在於兩情互悅的基礎上發展，所以嚴雋培與王吉之戀也顯得相當的正常，他明知道王吉在黑貓舞廳跳舞，可是他卻從不踏進黑貓舞廳一步，他和王吉儼影雙雙，情話綿綿之所，不是惠而康的露天殯座，便是兆豐公園的園林深處。

雙方方面對於這一段情都是看得很認真的，因此，戀愛的熱度便在直線上升，很快的便進入論嫁娶的階段，嚴雋培和王吉都會向他們的家裏公開的表示，一個非嚴郎不嫁，一個非王嬪不娶。嚴雋培的家中倒還沒有什麼意見，橫逆之來，反是王吉的那位母親在表示堅決反對，她不准王吉跟嚴雋培繼續往來。

王吉的那位母親，確是「曾經滄桑」，諳歷世故的一位遲暮美人，一輩子裏，在生活上不知吃過多少苦頭。她一向和王吉相依為命，眼見自己的女兒豔名四播，紅遍春申，心知自己的下半世就唯有寄托在女兒的身上。對於王吉的交遊擇偶，當然也就份外的寄予關切。她也曾見過溫文俊逸、學有專長的嚴雋培，認為他不失為一個大有前程的青年。可是，如將嚴雋培和王吉的那些追逐者相比，在她的心目之中，論財，論勢，勝過嚴雋培的却不知凡幾。於是，做母親的和做女兒的由而產生了歧見，她不願王吉與嚴雋培之間的海誓山盟，柔情萬丈，板起面孔來拒絕嚴雋培上門。

王吉的這位老太太不惜「棒打鴛鴦兩分離」，嚴雋培的財勢不足，僅僅是基本因素之一。最主要的癥結，還在於時逢際會，另有一位強有力

的追逐者硬要軋進來一脚，此人非他，乃是黃浦灘上另有一功的人物，姓秦，名通理，當過一任碩曠局長，和王吉母女算是無錫同鄉。秦通理的年紀比嚴雋培大得多，而且他不但早已娶有妻室，還有好幾房姨太太，照說「姐兒愛俏」，和嚴雋培正打得火熱，難分難解的王吉，是絕對不會看上他的。然而秦通理既雄於資財，又頗有勢力，尤其他出手闊綽，八面玲瓏，在王吉母女的跟前，稍稍耍弄幾記噱頭，便已使她們暈頭轉向，不知東南西北了。

秦通理來辣手摧花

秦通理和王吉一攪合，拆散了一對美滿情侶，結就了一段老少孽緣，居然也是由於崑曲所起。原來秦通理對於崑曲也是嗜之若狂的。公餘之暇，非但愛哼上幾段，而且還能粉墨登場，票幾齣戲。秦通理唱丑角，他的拿手好戲是「照鏡」、「借茶」。所謂「借茶」就是宋江遇見了閻惜姣，驚豔之餘，由老鴇拉攏，成為入幕之賓的一段故事。當徐凌雲、穆藕初、俞粟廬合力擬辦徐園崑曲傳習所的時候，每逢彩排，秦通理也曾客串幾齣過過戲癮。因此，有一次，秦通理串演「借茶」時，恰巧遇上了串演閻惜姣的黑貓王吉，他畢竟是個識人的，心想像王吉這樣多才多藝的絕色美女真是可遇而不可求。於是他抓牢了機會不放，先在王吉的母親跟前竭力報效，揮金如土。然後，再藉由老太太的相幫，向黑貓皇后下手。由於秦通理工於心計，他有一套特殊的功夫，在女人身上特別的吃得開。再加上他的銀彈攻

勢來得個猛，但凡王吉所需求的，他沒有一樣不替她辦到。秦通理在王吉身上所花的鈔票着實不少，銀彈終於打動了美人的芳心，王吉在她母親的極力主張之下，漸漸的跟嚴雋培疏遠，似水如楊，投入了秦通理的懷抱。

另一方面，嚴雋培固然情深似海，但他也是一位很有志氣的青年，在情場上受到了挫折，就唯有使他發奮向上，努力進取，懷着一顆受創的心，他向王吉告別，聲言從此不再相見。不久以後，他便附輪赴歐，重遊法國，繼續深造。

王吉下嫁秦通理，秦通理曾經應允王吉的要求，正式舉行過婚禮。其實，那一次規模盛大的婚禮純粹是女方撈個面子的假戲，於法全無根據。反正只要秦通理的大小老婆不告狀，不抗議，大家睜隻眼閉隻眼當啣戲看也就罷了。實際上呢，倒是王吉的母親，得了秦通理孝敬的一大筆鈔票。

黑貓皇后王吉成爲了前硝煙局局長秦通理的新寵，她當然就此息影，不再操那任人挾抱的貨腰生涯。起初，因爲秦通理和她形影不離，出入與共，無論走到那裏，人人都尊稱她一聲「秦夫人」，而且錦衣玉食，一呼衆諾，要什麼東西，只消開聲口，秦通理無不爲她一一辦到。所以王吉也覺得，嫁這麼一位大老倌，到是蠻落胃，挺開心的。殊不知，時日一久，秦通理顯出了本來面目，一旦原形畢露，黑貓皇后王吉這才赫然憬悟，她是大大的上了當，落進火坑裏去了。

原來，秦通理在黃浦灘上的另有一功，正是他善於鑽營，勤於巴結，而他鑽營巴結的資本，

却又是他那幾房多方羅致，美得出奇的侍妾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秦通理和「金瓶梅」上的西門慶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但凡他的大小老婆，沒有一個不對他服服貼貼，委委曲曲，一切唯秦通理之命是聽。而秦通理的不惜多花功夫，大本本錢，娶了那幾位人見人愛的姨太太，其用意，居然是作爲他往上爬，賺大錢的鈎餌。

秦通理是早有預訂計劃，只要於他有利，那便寧可一頂頂的綠帽子直往自家頭上戴。黃浦灘上，華洋雜處，骯髒醜惡的事情，確是數不清，訴不盡，更僕難數，但是像秦通理這樣連老婆都可以奉送、犧牲的事，却還是罕於一見，駭人聽聞的呢。

王吉嫁給秦通理以後，她很快的就發現了。秦通理天天帶着她出入交際應酬場合，參與盛筵，與達官顯宦、富商巨賈相週旋，其實是別有用心，心懷叵測的。因爲王吉是他所擁有的「美色資本」中最鉅大的一筆。王吉原是天生尤物，一顰一笑，足以傾人之城，傾人之國。何況她又豔名滿天下，身爲中國四大美人之一，「貴」爲「黑貓皇后」。她擅交際，捷應對，又會說吳儂軟語、滬白、英國、法國甚至日本話，語言天才高人一等，應酬場面上的事，更是無一不能，件件精通。

劉鴻生王曉籟入幕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」，信然信然，可是像王吉這般的淒慘，却更值得爲之同情惋惜。王吉成爲秦通理的交際工具，只要秦通理一個暗示，她

就得施盡盡身解數，賣弄風情，仰俯由人。就在秦通理的巧妙安排之下，也不知有多少大利於秦通理者，嘗着了黑貓皇后的甜頭，攪得過秦通理的不禁之嚮。其中最有名氣的兩位人物，厥爲劉鴻生與王曉籟。

劉鴻生是上海聲名蜚著的工商鉅子，素有「火柴大王」之譽。他是一位上海工商世家子弟，早在民國七年，就開設了上海水泥公司。滬上鼎鼎大名的公司行號，如像中華煤球公司、章華毛絨紡織廠、大中華火柴聯營公司等等，都是他一手創辦，逐漸發揚光大的。所以，劉鴻生又是上海新興工商業的領袖人物。他個人財力的雄厚，當然是不在話下了。

秦通理打出他的交際王牌，使自己的床頭人，在劉鴻生跟前曲盡綢繆，善事逢迎。不用說，他一定從劉鴻生那兒，搞到了不少的錢，一旦錢財到手，立刻原人收回，他做的是「周瑜打黃蓋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」的生意，苦了的，祇是王吉而已。

但是秦通理用施之於劉鴻生者，再施之於王曉籟，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了。王曉籟固然是上海總商會會長，可是如所週知，他那個總商會會長是杜月笙先生在背後撐腰，大力支持的。日本人就會經嘲笑過王曉籟，說他是：「上海市總商會會長——無業遊民。」因爲他只有一個會長頭銜，却在黃浦灘上毫無經濟實力。

王曉籟綽號「多子王」，由其子女之多，即可知他的姨太太之爲數可觀。一般人都說他是上海白相人，其實，他倒是中過秀才，足智多謀，

能說會道，和各方面的關係都很好。他少年時期棄學從商，自紹興家鄉跑到上海來做生意，得了寧波巨賈「洽老」虞洽卿的提攜，憑他個人的手腕與努力，很發了一點財，在他境遇最佳時，也曾開過幾月錢莊。

不幸的是，他那幾月錢莊後來都倒掉了。王曉籟便以「洽老」心腹肚股，得力助手的姿態，在上海商場上相當活躍。一則，由於「洽老」德高望重，王曉籟也跟着水漲船高。二來，也因為他在早期上海商界之中，肚皮裏還算有點才學。三呢，王曉籟還曾參加過辛亥革命，跟國民政府的要人，多少有點關係。

一 民國二十二年春天，實業部部長吳鼎昌和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商量好，由雙方合資，開辦上海漁市場，漁民人數衆多，力量很大，因此這個上海漁市場就成了很重要的一個地盤，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力人士在參與角逐。可是，往後人選發表，上海漁市場籌備主任一職，却由「洽老」一言九鼎，而由王曉籟出任，於是，不久他便充任總經理了。

杜月笙先生久已認為王曉籟是個非常精幹的人才，他一旦當上了上海漁市場總經理，便越加使杜先生覺得非把王曉籟羅致到旗下不可。他爲這件事花了不少的腦筋，運用了很大的力量，方使王曉籟對杜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不但成爲杜門之中獨當方面的大將，尤爲死生以之的一對好友。

從此，王曉籟得了杜先生的助力，他在全國工商界，以至黃浦灘上就越發的青雲直上，聲譽

鵲起了。他不會開設得有一爿商店，但却能一任上海總商會會長就是好些年，僅僅由這一件事，也可以看得出王曉籟在上海一地實力之雄厚。

王曉籟和我也很熟，我們都是在杜公館經常見面的朋友，抗戰勝利以後，他是上海市商會的總會長，我是上海市農會的理事長、兼米糧、雜糧公會理事長。王曉籟一表人才，相貌堂堂，聲音十分洪亮，票戲的時候他唱黑頭，時有洪鐘大呂之音。尤其此公精力飽滿，不拘小節，由而給自己取了個別號叫「得天居士」。

「得天居士」得天獨厚，所以他的姨太太也就特別的多。舊寵新歡多得了什麼程度，我不得而深知，不過我倒知道，王曉籟二哥畢生念念不忘的，就只有一個女人：黑貓王吉。

終年打雁雁啄了眼

我這個說法是有憑有據，拿得出證明來的。劉鄂公（家麟）先生所著的：「中國現代名女人別記」，「舞戲癡英」第一段「王吉」欄中就會寫過：

「抗戰前，我由京到滬，寓八仙橋青年會六樓，適漢口商會主席黃文植、及鹽業巨子韓惠安（韓菁清之父）爲中央鹽斤加價事，赴京公幹，便道到了上海，也住在青年會六樓。

「異地相逢，無事時便湊在一起去聽戲或逛舞場。有一晚，我與韓在靜安寺路底百樂門舞場擺測字攤。上海商會主席王曉籟帶着男女七八人進場，看到韓，就拉在一塊坐，接着幾部汽車開到南京路冠生園宵夜。

「這時正是初夏，王吉身着黑印度綢晚服，肩口綉一大朵紅花，腰間繫一條紫紅緞帶。這是我見她第一次，據說這時已是曉籟的第七位太太。

「三十八年，大家都逃到了香港，一天與曉籟同輪過海。我問：

「佳人隨來否？」

「王答：

「我已帶信叫她來。」

「我這一問，打開了王的話箱，他說：

「王吉一顰一笑，俱使人開心，善招待，懂得各省方言，及英、法、日和西班牙語言，不特會歌善舞，且能詩能畫。她拜過符鐵年爲老師，崑曲是她的拿手，俞振飛都佩服她，『借鏡』、『殺媳』是她的傑作，曾經和梅蘭芳合演過『遊園驚夢』。在香港出版的『梅蘭芳從伶四十年』書，還有她和梅的戲照。她聰明透頂，上海淪陷時，曾避亂於鄉間靜修庵做尼姑，懂得佛經和參禪。對中國琴瑟，也能演奏。有錢時固然是揮金如土，一擲千金無吝色。無錢時，在家裏孵豆芽，也甘之如飴，真是亂世時代多才多藝，足智多謀的佳人！」

「曉籟說到這裏，輪船靠岸了，他還邀我再去大酒店談談，可見得王吉誘惑力之偉大！」

黑貓王吉先則爲嚴備培的戀人，繼而被秦通理橫刀奪愛，做了秦通理的交際應酬工具，她又是怎樣成爲王曉籟的七姨太呢？提起來，這裏面還有一段十分曲折，相當離奇的故事。

總而言之統而言之，可以用兩句俗話來打個

警仿，那便是秦通理「終年打雁，反給雁兒啄了眼睛」，「賠却夫人又折兵」罷咧了。

王曉籟一下愛煞了王吉，秦通理便想買一次險偷偷鷄，拚却王吉皮肉受苦，搭上王曉籟的關係。這一件醜事當然是一拍即合，毫無問題的。殊不料，王曉籟就此把王吉奪去了。

王曉籟從秦通理的牢牢掌握之中，把一代佳麗黑貓王吉給撈了過去，頭一回，自然是秦通理利欲薰心，雙手送上門去的。但是他却料想不到，王曉籟的品行比他高，手條子比他辣，而且，王曉籟王二哥居然會對王吉產生了真感情，打從心眼裏愛上了她，尤其，更要緊的一點是：王吉早就變了心，她不願意永遠作秦通理的犧牲品，「搖錢樹」了。

因此之故，黑貓王吉下定了決心，她寧願跟着又矮又胖，實大聲洪的王曉籟，說什麼也不肯回到秦通理的身邊。明明是秦通理把王吉送進王曉籟的虎口狼吻裏的，王吉知心秦通理鬥不過王曉籟去，便正好趁此機會，一去而不復回。

二 哥 撐 腰 脫 離 羈 絆

伏着王曉籟的勢，黑貓王吉將吃人不吐骨頭的秦通理一脚踢開，當王曉籟要求和她長相廝守，嫁給他做妾。王吉便跟王二哥談起條件來，她說：

「我要不同秦通理那邊去，可以！」

樂得王曉籟笑口咧開，喜從天降。王二哥誠心誠意的對王吉說：

「只要妳肯跟我，不管妳要什麼，我一定替

妳辦到！」

王吉還在欲擒故縱的再問一句：

「此話可是當真？」

王二哥斬釘截鐵的說：

「斷乎不假。」

「那好，」王吉也算是上過當，吃過虧的過來人了，她打開天窗說了亮話：「頭一樁，你已經有了六房姨太太，我可不能做你的第七房妾。」

也回敬了很辣手的一記，王曉籟以退為進，略帶要挾的說：

「那麼，妳是不是要把我前面的那幾房，杭不啣都不要了？」

王吉格格的笑了一陣，方才嗲勁十足的道：

「我那兒有恁大的胆，祇不過，王公館七姨太這個名份，我實在是高攀不上。」

僅祇是「名份」上的問題，那就好辦了，王二哥很爽氣的答覆她說：

「關於這一層麼，悉聽尊便，妳要怎麼樣，就怎麼樣好了。」

緊要關頭，王吉又跟王曉籟開了個頑笑，她笑得花枝招展的說：

「你姓王，我也姓王，姓王的五百年前是一家，以後我們就兄妹相稱吧。」

「好好好，」王曉籟也無可奈何的答應了：「我們兄妹相稱！從今以後，妳算是我的妹妹，怎麼樣，妹妹該住到哥哥家裏去吧。」

「不行，」王吉居然一口回絕了：「要麼，我在外面另找房子住。」

王曉籟以為這就是金屋藏嬌了，樂得滿口允，十分豪爽的說：

「可以，那我馬上就替妳去找房子。」

嬌滴滴的一聲喊，直喊得「多子王」王曉籟遍體舒泰，骨蝕魂消：

「二哥！」

這「二哥」，便是往後若干年裏，王吉對王曉籟的唯一稱呼了。

「嗯——」曳長了尾音，着實享受了一番，王二哥順水推舟的道：「妹妹，樣樣事都答應妳了，妳該滿意了吧？」

王吉却在暗地裏一聲冷笑，表面上，猶仍一本正經的在說：

「不行啲，二哥，還有一樁最重要的事呢？」

王曉籟怔了怔問：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王吉毫不容情的說了——

「搬進新居以後，我只准你三天來一趟。」

王曉籟眉頭一皺，臉上變了顏色，他疑惑不安的在問：

「妹妹，這又是為什麼？」

「還不是爲了你嗎，二哥？」王吉運足了媚功，貼在胖二哥身上，扭股糖般的說：「你家裏還有一位正室夫人，六位姨娘，照說你要八天才輪得到上我那邊去一次。我說三天，祇怕別人還要說我霸佔了你呢，是不是？」

戰事一起又生風波

這一問，王曉籟是既不便允可，也難以否認，他只好虛與委蛇的說：

「好了好了，依妳依妳，什麼事情都依妳的，總該好了吧！」

一場談判，就此宣告了結。王曉籟事後對老朋友提起：王吉聰明機伶，一張小嘴尤其能說善道，辦那一場「轉嫁」交涉，委實很不容易，事後證明，王吉當日所提的條件，無一條沒有作用，無一條不在善予自保。她利用了王曉籟的勢力，脫離了秦通理的掌握，不再做那逢迎權要，委身以待的卑鄙下流勾當。但是，王曉籟從她那裏所能得到的，僅祇是三日一見，聊解相思之苦。此外，她又巧妙的用兄妹名份，拒王二哥於適當

距離之外，使王二哥始終無法將她納為自己的小星。而且，隨時隨刻，她都可以一聲拜拜，揚長而去。到那時候，足智多謀的王曉籟，也祇有徒呼負負的份了。

與此同時，王吉還可以利用她跟王曉籟的「兄妹」關係，甩脫秦通理的苦苦哀求，不斷糾纏。試想那秦通理怎生捨割得下如花美眷，「得力助手」王吉呢？所以，當黑貓王吉金屋落成，孑然獨居，她的香閨佈置得典雅華麗，成為滬上聞人名流宴聚留連之所，秦通理也曾幾度趁王曉籟不在，潛入香閨，向黑貓王吉聲淚俱下，泥地以請，求王吉重回他的身畔。黑貓王吉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，她總是那麼酒脫的說：

「這些年來，你利用我也够了，怎不能讓我過些時閑散的生活？」

一提到王曉籟，她便推得一乾二淨的說：「誰不知道，我跟王二哥祇是兄妹關係呀！」

倘若秦通理苦苦逼問她將來如何，黑貓王吉便付之一笑的答案：

「將來的事，將來再說吧。」
秦通理原已斷了指望，然而，「六十年風水輪流轉」，一旦抗戰爆發，上海陷落，秦通理認賊作父當了漢奸，他馬上就狐假虎威，企圖謀害王曉籟，收回愛妾王吉來，由而，又掀起了不少的風波。(未完)

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摩登的女性，王吉即為其中之佼佼者，當時大膽服裝，如今已屬太保守了。